

# 乱世

刘慧军/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# 英雄

献给

我的父母、小妹及  
所有关心、帮助我  
的恩师、好友。

## 人 物 表

- 刘秀——字文叔，东汉开国皇帝，谥光武。
- 冯异——字公孙，汉征西大将军，绰号“大树将军”。
- 吴汉——字子颜，汉大司马。
- 邓禹——字仲华，曾拜大司徒，后免职。
- 岑彭——字君然，汉征南大将军。
- 耿弇——字伯昭，汉建威大将军，绰号“北地主人”。
- 来歙——字君叔，汉太中大夫。
- 盖延——字巨卿，汉虎牙大将军。
- 祭遵——字弟孙，汉征虏将军。
- 马武——字子张，汉捕虏将军。
- 臧宫——字君翁。
- 
- 隗囂——字季孟，陇地割据势力。
- 王元——隗囂将领，后归蜀。
- 王捷——隗囂将领。
- 杨贤——刺客。
- 隗恂——字伯春，隗囂长子。
- 
- 马援——字文渊，归汉。
- 窦融——字周公，河西割据势力。

班彪——字叔皮。

王遵——隗嚣将领，降汉。

牛邯——隗嚣将领，降汉。

公孙述——字子阳，蜀地割据势力，称帝于成都。

延岑——蜀将，封汝宁王。

樊崇——字细君，赤眉首领。

徐宣——字骄稚，赤眉首领。

刘盆子——汉宗室，为赤眉牧牛，立为帝。

刘玄——字圣公，更始皇帝。

刘永——睢阳割据势力。

彭宠——渔阳割据势力。

张步——齐地割据势力。

## 第一章

公元二十五年，夏。

几面花花绿绿的大旗高高地竖立在几座显眼的大房高处，旗上没有字，一律凭颜色、形状识别番号。

这里方圆数十里，驻扎了几十万赤眉军。

村里的街巷中，村外的大道上、柳荫下、小河旁，到处都是三三两两的赤眉军士卒。他们的衣着杂七杂八，什么颜色都有，还有敞着怀、赤着身的。总之，他们和普通农民一样，难分彼此。只有那整齐划一、一色簇新的头巾，表明他们是有组织、有规模的一个整体。

溪边的大青石上，乱七八糟地摊着几件衣服。柳树下，一个士卒正坐在那里出神。哗的一声水响，一个大个子从水里冒了出来，他爬上岸，一边扯过自己的衣裳乱抹着身上的水，一边问：“老三，这一阵子你怎么总是拉着长脸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老三古怪地一笑，瞟了他一眼，并不作答。

李大个子穿好衣服后说：“老三，你是念过书的人，不像俺们。不过依俺瞧，你准有啥事儿瞒着大家伙儿，成天眯着小眼睛，也不晓得你在合计什么。”

老三又看了他一眼，淡淡一笑说：“我能有什么来瞒你们？……大家看得很明白，再往前，杀过武关，直取长安，不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了吗？”

“要真是那样，也就好了。”李大个儿显然完全没有听出老三的弦外之音。

正这时，又一个年轻的士兵从水里冒了出来，笑着问：“你们在讲什么好玩儿的故事？”

李大个儿看了看老三，又看了看他，说：“李虎，你上来。”

李虎见他那么严肃，吐了吐舌头，听话地从水里爬了上来。

李大个儿又看看老三，说：“老三，接着说。”

老三说：“咱赤眉东征西杀多少年了，如今得了什么？城池么？打打扔扔，哪里都是咱的，哪里又都不是咱的。现在是一路顺风，将来呢？谁也保不准将来。当初绿林、赤眉携手共讨王莽，是何等气势？现在呢？他妈的，就像一锅粥！只有咱赤眉还在响当地干！……可是以后呢，以后呢，我问的是以后呢？”

“老三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李虎惊愕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停了停，老三又笑了，“我想起件有趣的事。前一阵子，有个算卦的你们还记得不？那家伙手舞足蹈的，现在想起来还想笑。”

“你怎么想起那事了？”李大个儿问。

李虎说：“我讨厌那家伙，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。”

“怎么能叫乱七八糟？‘樊大将军生就的皇帝命，怎么现在做了贼呢？’三老们听了蛮高兴嘛！”老三笑着说。

赤眉军对最尊贵的首领们称三老。

“谁是贼？他妈的谁是贼？”李大个儿突然怒冲冲地吼道。

老三一笑：“贼不贼的，谁说谁都一样。我是说这皇上……”

“皇上怎么了？”李大个儿追问。

老三笑而不答，转向李虎：“这两天有没有个酸不溜丢的家伙在三老们那里转来转去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那家伙一身酸气，都发霉了。叽里咕噜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。听说他叫……叫方啥的。”

“叫方阳。”老三说，“他与更始皇帝有仇，叫咱爷儿们也立皇帝哩！”

老三不愧是军中的顺风耳，大大小小的消息他多少都知道。方阳来了才没几天，只和赤眉军首领樊崇、徐宣等人密谈过几次，谁想老三连谈话内容都知道了。

李大个儿不说话了。在他这样的农民心目中，皇帝的形象永远是至高无上的，连这两个字也是神圣与威严的象征。之所以当年饿殍遍野，怨声载道，只因为那个皇帝不姓刘。王莽一死，天下自会太平，所余的就是耕田种地，繁衍与他一样的后代了。起初随赤眉而风起云涌，不过是为了杀掉那个不给他们好日子过的不姓刘的皇帝，吃饱，穿暖，除此之外，世上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去争的了。当王莽的头被跑在最前面的商人杜吴快刀斩下，高举在空中时，农民军中爆发出一片海啸般的欢呼声，庆贺王莽暴政被推翻，庆贺他们的太平将要来临。太平，原本就遥远，至今依然摸不到手。他们惶惑了，不知将要怎么办才好。

“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只想回家种地。”大个儿说。

老三望着他，哈哈大笑，站了起来。什么是皇帝？姓刘的么？天经地义么？那么第一个姓刘的皇帝又从何而

来？果真是天之子吗？呵，天，千秋万代从来只信天。一切无法解释，似乎人力无法办到的，全是天意。天意又怎么样？天意注定这一片山呼海啸之后，依旧是各自回家种地吗？

虎子忽然抬手指了指远处：“看！”

两人同时抬眼望去。万里夕阳垂地，将田野、山峦、树木披上金辉。成熟的麦浪在风中翻滚着，散发着醉人的芳香。有两个人正沿着田垄默默地走着。

“他们正在为那件事犯愁呢！”老三说，“立个皇帝，依旧姓刘。”

李大个儿和虎子茫然地望着他，又茫然地望向远方。

沿着田垄走来的两个人，前面的身材魁梧，膀大腰圆，气度不凡，他就是樊崇。樊崇字细君，山东琅琊人。由于性情慷慨豪爽，又勇力过人，因而在当地颇有威望。天凤五年，正值青、徐地带大旱，颗粒不收，饥民不堪苛捐杂税的压迫，索性揭竿而起，共推樊崇为三老，扯起了义旗。王莽坐殿，天下大乱。起义军风起云涌，又何止赤眉一支！绿林、铜马等也是当时纵横驰骋的劲旅。后来，绿林军立了刘玄为更始帝，杀了王莽，现在坐镇长安。

一提起刘玄，樊崇就想大骂，天底下最难听的字眼儿，樊崇都会毫不吝惜地甩给刘玄。赤眉当初真心实意想依附他，成就大事。谁想这刘玄却是个十足的笨蛋，对赤眉冷淡至极。樊崇一怒之下，便把队伍拉走了。现在，他分兵几路入关，矛头就直指刘玄，非把他老窝翻个底儿朝天不可，否则难出这口恶气！

跟在他后面的叫徐宣，字骄稚，东海人，以前是县衙



中的狱官，通《易经》。他算是几十万赤眉军中最有文化、最有见识的人了。说来可笑又可怜，这些叱咤风云的赤眉好汉们都是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粗人，因此军中一应文书、信件、号令等，全是口头传达。徐宣对此只好摇头叹息了。

今年看来收成不错。樊崇蹲下身子，扯下一支麦穗，搓开麦壳，把麦仁扔进嘴里，香甜地嚼着说：“好麦子！就在这田边搭个小屋，早晚瞧着这麦子，嘿嘿，给个皇帝也不换！”

徐宣站在他身边，笑了：“你倒美，那这几十万弟兄怎么办？”

“嗯？”樊崇搔了搔后脑勺，大笑起来。

徐宣极目远望，感慨万端地说：“天凤五年到现在，六七个年头了，终于有了今天！将来打进长安，站住了脚，丰衣足食，再也不会冻死饿死了！”

樊崇一下跳了起来：“进了城，我先把刘玄老小子的脑袋拧下来，看是他横，还是老子横！”

徐宣微微皱了皱眉：“杀了他？没那么简单吧？现在天下人心思乱，算卦的王郎造反，还要冒充是成帝之子刘子舆。刘玄总归还是大家推举出来的皇帝，杀了他，恐怕会有麻烦。”

“嗨，你们这帮读书人，书读多了脑袋也死了。老子爱杀谁就杀谁，天王老子也管不着！谁敢进半个‘不’字，老子就砍他的吃饭家伙！”

徐宣不言声了，他知道再说樊崇也听不进去了。等走到那一步再说吧。

樊崇还在憧憬着攻入长安的盛景：“咱们破了长安，老百姓们说哪个官儿坏，好，老子就砍了他；谁想当赤眉，好，老子就收他。然后再捡好吃的多吃，好喝的多喝，美美地睡上几觉。他娘的弟兄们辛苦了不少年头，也该喘口气儿了！”

“这以后呢？”徐宣忽然问。

“以后？”樊崇显然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。

“对，以后。天下现在乱得不可收拾，哪辈子能太平，谁知道？况且，咱们的劲敌还很多啊！还记得昆阳大战吗？”

“噢，你是说刘秀？现在有点风声说他想当皇帝，谁知道真的假的。不是说这个人对手越少他越害怕，越多他就越厉害吗？真是个奇怪的人。”

“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。他这个人很不一般，天下最有野心的，怕就是他了。刘玄当初自以为杀了刘鲋，就没对手了。可没想到他弟弟刘秀才是最厉害的对手。要说刘秀的脑瓜儿也真够灵的，在刘玄眼皮底下那么多年，谁料到他会有今天？”徐宣的话语间充满了对刘秀的钦佩与惊惧相交的复杂感情，“如今他羽翼丰满，纵横南北，刘玄又能把他怎么样？论心计，十八个刘玄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“说明白些，他是不是想当皇帝？”

徐宣重重地点了点头：“这还用说？但关键在于，他这个皇帝恐怕……”

樊崇的脑袋里实在转不开这些道道儿，便岔开了话题：“那个方阳说的，你咋想？”

“我？我觉得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咱们当初起于

山东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主要还是因为新莽王朝不得人心。现在看来，大家心里还是奉汉室为正统。这一点，我们得听！”

“他妈的什么叫正统？姓刘的当了皇帝，谁敢说他不正统？要是咱老子将来也弄个皇帝当当，看谁还敢说老子不正统！”

徐宣哈哈笑了。

“你还甭笑，咱说的是大实话。谁不给咱吃饱饭，咱老子就扯旗造谁的反，咱可不管他姓刘还是姓王。那刘玄正什么统不统？他妈的老子将来照样拧下他的头来！”

徐宣笑得更厉害了：“正因为你说的是大实话，我才笑呢。其实什么正统不正统，不过是乐意捧臭脚的彼此吹吹罢了。有时我也想，如果当年不出这么个王莽，如今你我会不会也这样扯起旗来呢？”

“那可没准儿！”

“可不是！正像你说的，谁不得人心，就造谁的反，并不碍于姓王姓刘。怪只怪王莽志大才疏，却偏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。本来天下就已经乱糟糟的了，他倒好，又搅和了一下，甘当这个罪魁，被砍了脑袋。我想如果没有王莽，那么咱们现在起兵，大概造的就是姓刘的反了！”

“看看！那你还说什么正呀统的。”

“这也没错，还是有正统。正因为王莽比以前的姓刘的皇帝更坏，老百姓就认为天下大乱实际是姓王的一手造成的。这么想，姓刘的自然千好百好。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常说的正统？”

樊崇哈哈笑了，用手点指着他说：“老徐，没想到你说

的也是一套一套的！”

徐宣这回却没笑：“何只是老百姓？我当初起兵时也这么想。因为大家都这么想，我们也就不能违背了。何况将来——我知道说出来你又要不高兴，但我还是要说——将来咱赤眉得了江山，那些前朝的大官小吏们怎么办？总不能一概杀光。他们都受刘家世代恩顾，死也要为姓刘的卖命。不是他们，刘文叔怎么能在河北站住脚？为了拉过他们，我们也该听从方阳的话。”

樊崇一直闷闷地听着，这时才恨恨地吐了一口气：“呸！他们吃饱了不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咱们？咱们如今偏要想着他们！凭什么，凭什么？”

“不凭什么，只凭天意。”

“天意？……”一提到这个玄妙的词儿，樊崇含糊不语了。

两人沿田埂走上大道，默然许久，樊崇才开口：“回去和大伙儿合计合计再说吧。”

“全军上下刘姓宗室有多少？”

“和皇上他们家沾上边边儿的有七十多。他娘的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姓刘的。”

“噢？听说城阳景王的后人也在军中？”

“没错。哥儿仨，有个叫刘恭的念过几天书，可惜留给刘玄那老小子了。剩下的哥儿俩一个叫刘茂，另一个叫啥刘盆子，正给侠卿老弟放牛哩！”

“嗯，我记得还有个刘孝。看来，要从这三人身上出了。”

樊崇仰头望了望渐暗的天色，在徐宣肩上拍了一把：

“走，老徐，该回去喂肚子了。管他娘的姓刘姓王，吃饱了肚子再说！”

两个人大笑着，向村里走去。

不久以后，赤眉议定扶立一个刘姓宗室为帝，正式建立政权，至于刘孝、刘茂、刘盆子三人谁能荣登大宝，依旧得看天意——赤眉军举行了隆重的抽签仪式。

西安侯刘孝虽然在义军之中，但依然服饰鲜明，气度雍容，有一种王孙公子特有的傲气。这在赤眉军中是极为扎眼的。

刘茂是城阳景王之后。他没有刘孝那样的轩昂气质，只是蔫蔫地低垂着头，不时地翻起眼睛瞟一下周围的人。

最有趣的就是刘盆子了。他今年只有十五岁，是刘茂的弟弟。他没有刘孝的气派，也没有刘茂的恭谨，有的只是幼孩的好奇与顽皮。穿着也极为不得体，头发蓬乱，脸上又是泥又是汗，衣服大补丁摞小补丁，腰里胡乱勒了半截草绳，赤着脚，后腰上还别了根放牛鞭。

众将看见他这副打扮，不由得都在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

樊崇瞥了一眼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把目光转向刘侠卿，意思是：你怎么让他穿这身衣服？刘侠卿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，好像在说：“他不肯换衣服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三人按年龄顺序，依次探筭取札。不幸，刘孝、刘茂摸到的都只是雪白空无一字的木札。也许真是天意要和这些人开个大玩笑——

盆子那双满是污垢、黑瘦的小手捧出了那片木札，上

面用朱砂写着三个赫赫的红字：“上将军”，取“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”之意。

刹那间的寂静。

所有的人齐齐地跪倒在地，平铺了一片。众人声音隆隆：“臣等参见陛下！愿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刘盆子惊得手一哆嗦，联系着命运的木札失手落地。他连连倒退几步，咧咧嘴，终于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

就这样，十五岁的放牛娃被戴上龙冠，披上龙袍，扶上了皇帝的宝座。

盆子天天像具木偶一样被搬来移去，规矩重重，越来越不自在。他怀念他过去放牛的生活，时时免不了偷偷溜出去，和放牛的伙伴们一起玩耍嬉闹。最后，樊崇便命刘侠卿把他关在屋里，不许他乱跑。

按说樊崇是赤眉的真正首领，这丞相之职该是他的。无奈大字不识一个，无法掌管军务，只好让位给徐宣，他做了御史大夫。逢安为左大司马，谢禄为右大司马，杨音以下皆为列侯。

赤眉军名正言顺地打出了“汉”字旗号，养精蓄锐，准备抄更始帝刘玄的老窝——长安。

徐宣说刘秀野心不小，也有人说他雄心勃勃。野心也罢，雄心也罢，反正当年——公元二十五年六月己未，刘秀在鄗南千秋亭五城陌设坛祭天，即皇帝位。

沉稳、宏亮的钟声响了，东方的天空豁然一亮，一轮红日喷薄而出。一角飞檐挑破了晨雾，接着，整座巍峨的宫殿便在晨曦中现出了轮廓。

大街上还很冷清，行人车马稀稀落落，影影绰绰。

这时，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驶过街头，那丁当作响的饰物，那左右护卫的侍从，那毛色纯正的乘马，表明了车里的主人非同一般。

冯异半倚在车里，面前搭了一张小案桌，上面随意摊了几册书简。半遮半露的书卷的名字有：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等等。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。书简的天头地脚批注得密密麻麻，显然主人已经熟读数遍了。

冯异字公孙，是刘秀的老部下了。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大将，身材却并不很魁梧。他那惯显平静的脸上，两道浓眉格外引人注目，眉宇间那特有的气质更让人见面难忘。冯异爱读书，这是不用说的。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脾气极好。刘秀手下战将千员，彼此之间难免磕磕碰碰，却没有一个人和他吵架拌嘴！另外，他有个奇怪的外号“大树将军”。

今天，他是奉光武帝之命进宫的。就在这短暂的行程中，他也忘不了翻翻那几册时刻不离手的书卷。

忽然车子猛地停住。由于刹车太急，车身剧烈地摇晃了一下。案上的书简“哗啦”一声滑落在地。冯异微微皱了皱眉头，并没说话。

车子不再前进了。冯异侧耳细听，前面隐隐传来几声喧哗，声音越来越高。

“闪开！好大的胆子，敢撞冯将军的马头，你吃了豹子胆了？”这是自己的车夫的声音。

“呸！吴大将军的车马什么时候给别人让过路？你们赶快闪开！”这是另一个陌生的声音。

接着，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顶撞起来。

冯异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从那只言片语里已经可以听出，大概是和谁的车马撞上了，双方各不让路。这怎么行？你不让我也不让，难道从天上飞过去？

他欠身想看看前面，无奈距离稍远，车前又有丹黄色的屏泥遮住目光，看不清楚。

他正想发问，车外响起一个年轻的声音：“回禀父亲，前面和吴将军的车马撞上了，怎么办？”

这个年轻人长了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正等着冯异的回答。他叫冯文亮，是冯异的义子，今年只有十八九岁。

冯异声音极其平稳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你赶快到前面去，叫车子往路边让一让，叫吴将军的车马过去就是。”

冯文亮显得颇不服气：“凭什么给他让？再说，路面这么窄，根本让不开。”

“噢？”冯异想了想，“那你叫车子后退，避入小巷，让吴将军先过。”

“爹，他……”文亮还想争什么。

冯异把眼睛一瞪：“小孩子少说废话。快去！”

“……是。”文亮极不情愿地答应一声，狠狠地一夹战马，向前面奔去。

对面的车子里是吴汉。他七仰八叉地躺着，鼾声如雷，浑身酒气冲天，不知道到哪里喝酒去了，八成是夜里喝醉了，早晨才往回赶。尽管车外一阵阵喧哗，他仍然睡得死死的。

他的车夫正在对骂，侍卫李豹伸手拉了拉车夫的衣



襟：“别吵了，咱们让开就是，别把将军吵醒了。”

车夫气哼哼地翘了翘胡子：“偏不！哼，凭什么给他让开？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那是冯异冯将军，官封应侯，你敢胡说八道，不要脑袋了？”李豹连忙阻止他，“还不让回车？”

这时车里传出吴汉梦语似的声音：“哪个龟儿子在吵得老子睡不着觉？”

李豹慌忙调转马头，来到车窗前：“回禀将军，前面是冯将军的车子，要不要让开？”

“谁？让开？”吴汉醉眼朦胧地坐了起来，“老子去瞧瞧，谁，是谁？”他踉踉跄跄就要下车。李豹只好下了马，扶他下来。

吴汉跨上自己的乌骓马，来到前面。车夫连忙行礼。吴汉也不知道真看见没有，向对面张了一眼，打着饱嗝说：“走，走，别……别理他。”

“将军，这不行……”李豹追上来，急着说。

“什么不……不行？”吴汉对他扬了扬手里的马鞭。吓得李豹连忙缩了回去。

车夫坐稳，就要催马继续前进。

“站住！谁敢再往前走一步？”

对面战马一声长嘶，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小将，声色俱厉。正是冯文亮。

吴汉有点儿火儿了，还没有谁敢对他这么说话，这小子是谁？他晃了晃头：“喂，你是谁？敢和老子这么说话？让开！”

说着催马向前。冯文亮刷的一声抽出半口宝剑，横眉